

四庫全書

集部

# 讀書後卷六

明 王世貞 撰

##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令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怳然自失至云四縁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縁氣于中積聚似有縁相假名為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

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
抑何謬盩失計邪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
不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
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既絶萬境皆空不願
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一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

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為祖也黄梅之徒葢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宗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曽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曽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攜醍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讀壇經二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隳法身而不支

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黄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骸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邪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書僧倜禪師傳後一曰僧稠

覽倜禪師傳密行妙觧化匝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葢南嶽思天台顗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謂倜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獰酗角力輙以劣弱見侮

祈于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逼令食筋盡一鉢覺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橫蹋殿壁行數百步躍首至于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搆寺宇窮極壯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往討倜領僧徒候于谷口帝怪問倜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懺既設饌畢謂倜曰聞師得力于金剛神欲一見可乎倜曰此人力耳當為陛下見少神力因勑諸梁木起

相摶聲若雷霆震摧迸紛墜帝懼而止之遂聽倜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令傳不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云出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懷王西王屋山兩虎交鬬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而終異香滿寺荼毗之際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并州營幡子未成遘病

臨命願為大力長者既成此功後三十年隋文帝過幷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僞師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鳥紛現身國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邪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為乾明元年今乃稱僞師後身則尤可笑因附記于後以補傳之闕且證別記之謬

書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于頔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剎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此事作麽生頔失色師曰這便是黑風吹入羅剎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段極相類亦大俊快然禪和子往往用此伎倆久之不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剎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結無明種子一生於

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書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説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畾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膝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歿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别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

隴山相尋二松為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鼂錯乎公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

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為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絶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懴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為寃報則一耳豈盎陷錯雖深而宅行尚可錯被寃雖慘而餘因為劣邪因識于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録出而續之者至合為五燈其統則釋迦

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為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為初祖以至慧能為六祖而衣鉢絶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為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别立教宗以法華為經天台為統止觀為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眞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為此一祕之藏不顯葢三惑覆之于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

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大抵其義竪于龍樹演于南嶽思而備于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為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嶽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略之乃至斥禪那于别傳引遼人焚壇經寳林傳以為快謂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

義者清涼觀師公為畀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觀師又謂圭峰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觀非非門也醍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盂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諍為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且吾北首而或水或陸陸而或騎或步即歲月之小畀何患其不至哉近有一妄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攻賢首皆法槳輩為之俑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絶如大慧杲

而不敢以為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况法槃又何况此妄庸僧一幺麽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華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為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亾所不該又效涑水通鑑編年之法為之其用心亦勤矣第有不滿人意者釋迦既為始祖且係教主即當詳其罔明兜率之緣與生時化導之

跡不宜太略一誤也末世如觀音化身為寶誌僧伽彌勒為傅士契此文殊普賢為寒山拾得尚猶記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瑰偉奇絶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曽不得與諸高僧竝記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于三皇諸紀皆路史稗官之談怪誕不經又與佛典非合而備載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志其一二以為年綱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濫紀無涉之人四誤也志存伐異即猖狂甚口之辭必收

事取黨同則鄙俚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為君子一事相睽則賢者遽成不肖五誤也大槩所熟五燈會元而已而於全藏未為淹通挂漏不少六誤也僧雜際會恩禮貴富取眩俗目書之有味七誤也須大出子墨一番作用去十之八益十之三然後可稱釋史不愧法門聊志于後以俟異時

第二卷載太古諸君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紀太昊炎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諸代既在七佛之

後又非釋迦同時至于三皇以前語出稗官事多荒誕略之可也卽如太昊在位僅一百十年女媧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凡十五代而通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豈理哉少昊既云黄帝子而系黄帝復云十八代一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黄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復云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云黄帝曾孫顓頊從子而系顓頊復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黄帝玄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

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畧其生也曰二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今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臘月八日治粥供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確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孝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逐諸侯客東巡瑯邪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放此

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麤反唇騫鼻髑尖胯聃耳鬈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葢道家者流妄稱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于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毀也史記云老子入河沙不知所終而於紀巳卯年著其薨亦無證夫子獨詳而不敢有所訾者以夫子之徒方馭世故也

始皇癸未沙門室利防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此事殊誕妄不足信

第四卷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西訪佛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而迎之歸恐非實録當是摩騰法蘭自來也

釋道比較焚經事妄是時無道經且所稱大臣皆不合吾前已辨之

第六卷支公養鷹復養馬大違佛戒且晉世高僧皆以老莊得儁聲于本教故自淺

孫興公許玄度于佛有何關而傳之郗嘉賓為桓氏弱

晉者也爾時諸僧雖不過得數百緡便相稱述耳

第七卷肇公為姚興所殺不知何故諱之不諱師子慧可無慚玄高而諱肇何也第他傳所謂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清風恐亦係傅會是不類肇公語

第八卷謝靈運謀叛棄市於佛何關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唯世尊始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為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之二

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敘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曄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霄壤也

第十卷載文中子事甚詳以其語有西方之聖故也

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帝令定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下作賊文靖為内史令亦無為

金吾衛將軍

原州五石青質白文成字䄂識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

佛何與

奘法師之穎朗善記其什公之儔乎而潔烈勝之於道

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黄梅弘忍大師夙生事余于本傳辯之

吕太后武曌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眞能知佛法者即

權教所不棄豈止枉尋直尺得獐失兎而已

阿闍世雖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二雌者善念永絕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話信是雄爽然尚非極則語

第十三卷法秀施袈裟迴向寺領玉簫進玄宗事既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

元魯山雖不為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劍斬像

首其人在陜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為誕妄可笑大慧杲引之以證禪悟而智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于帝前謂慧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與大通答于頔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于能心折而魚更起忿端于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

險且無大意味渠方咸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
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凉國師澄觀代宗大歴元年戊申奉詔入
内勑譯華嚴徳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
詵迎澄觀入京同罽賔三藏般若譯烏荼國所進華嚴
葢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録至開
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臘百有二可謂宿徳矣清凉得
法于南陽忠徑一山欽為人主所尊禮然不聞忠國師

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遷而清凉之推轂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别有意也

第十六卷大顛折韓昌黎書係僧雛偽撰吾前已辨之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猶無害晚途遠宦邑鬱侘傺至死而謂神以恐喝求祀望阿脩羅趣且不可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贊僧媚佛而諄諄録之也

智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顔抗爭殆數十人及唐高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材等皇皇論爭引義

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歷而後祖道既與吾門雄傑盡
趣禪林至武宗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一人而已
雖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
亦吾徒失學之故也尋智常此語太麤生然亦未宜盡
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趙州臨濟別作
提掇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覺諸
大德往往自學問中融脫得來雖辯才無礙天藻秀發

而能踏江西頂透曹谿髓上者吾未之多見也

了元雖詩僧尚有蔥嶺氣息洪覺範則一削髪苦吟措大耳

陳隋之際焚身有崖菩薩者其人甚奇事甚偉而此不之載

政和帝既詘釋教于宣德門觀燈為一龎眉行童指斥殆無可對隨而杜口雖炮烙刀碪雜下竟不得其一聲鐵圍山叢談夷堅志皆詳之而此亦不載

張無垢九成居士中龍象也與妙喜若一人而今絕不之齒豈有所不足邪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呵佛罵祖與司馬二吕諸賢放對正是擬作無佛論時識見也後作護法論便與蔡元長別乃知佛力不可思議耳晚歲翛然事外未必無得吾嚮者疑之過是不見屠兒廣額邪

又云朱仲晦少年不樂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䏁䏁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

其必留心舉業暨捜其篋只大慧語録一帙則是言也禪者訖大慧而借朱先生為重之言也朱先生生平無書不讀所坐正于鑽故紙無出頭處果爾豈所謂晩來未必了了者邪

宇文虛中為宋使金至翰林承旨久之以忌者搆其欲結南客殺北人舉族燒死令云壽百八歳無疾跏趺援筆朗吟而往豈實録也其詩所謂英名留付世人傳嘗是被戮時絶筆語耳於釋門何與

所載李屏山鳴道集其掊擊閩洛時有得有失而序之者湛然居士移剌楚材也移剌即耶律遼姓之訛音吾鄙者甚嘉楚材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稠意今果然即將為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説微開其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

法弊矣若淏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吾甞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為傑然投荒萬里垂暮年而節不挫膚色不少變怪其定力之所自今了不諱賢于諸賢多矣然坐此不得收理學籍�孔廟徳禰老先生若涑水公也涑水心行幾希閔子卜夏然于死生處恐不如元城了了

帝師怕克巴史云巴爾斯濟蕪又曰巴特瑪皆誤也其制詞稱

名巴喇密特巴勒丹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憶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呪唄而已而猥被世祖之寵秉中外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 書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悰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大

要與黃冠諍角以掊擊拒閑為功姑取其衛教而已而不計其辭之憤與夸也悰公所述多東晉宋齊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札而於所覽西竺文言亦淺鮮口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蓋理為辭窒辭為理困攻固非輸守亦非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緇衣諸賢承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盡出而脩辭亦漸暢第姍詈誕慢不特彼教之所不堪承而我古先生亦為之噦嘔矣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則一村社閧訐耳彼黃

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派何足與辨也尋宣此述與續髙僧傳可謂篤信好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于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其文則藻於吾儒葢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洛關閩也余因妄有所評若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孟子智顗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業可與朱子埒而大勝之大慧杲性質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而微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讀書後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讀書後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讀書後卷七

明 王世貞 撰

## 書黄庭内景經後

黄庭内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蕋珠宫作七言咏歌以發脩身繕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内有餘地焉真人在巳莫問鄰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鄰者為拈破之即飛升度世資

之有餘裕矣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為首南真遷化後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為首司命以後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掾道翔道翔之子黄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闡馬朗家晉安守孔默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黄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徧即得仙以為妖妄備洒悉取燔之後誘其舅范詹事曄反族滅而繕寫人王

興私各錄一本自隨渡錢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臺而雨漬其表遂氣結貿歷日死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而懇得之輒加損益傳以麗藻遂盛行於世而黃民歸錢塘乃留眞經一厨付馬朗後荏苒不復能取而辛馬氏實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靜修孔璪杜京產顧歡鍾法師婁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陶有

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而内外景悉備閟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此與右軍固無與不知何縁宋思陵有臨本考之宣和書譜不載恐所得右軍内景經亦贋本耳載考此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孔熙先兄弟以為讀萬徧輒得仙而笑之不知授者非凡師乃仙師也受者非凡骨乃仙骨而又慈惠忠信躭注玄真者也受而齋九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闕鳳文之羅四十尺金紐九雙以謝師沐浴

居僻室九十日而誦萬徧一日當得百十餘遍亦不易易也今此經托之梓徧天下而耳目之授者何師而受者何人也即十萬徧奚益矣余自承本師曇陽子誨時時默諷亦已成誦文仲子休承許為余作小楷奉持之一月而休承目眵手戰不能終諾乃改以乞周公瑕公瑕日受役碑板間乃能舍而為余結此段方外緣亦佳事也

書道德經後

周公瑕性年為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亡何而失之歲庚辰公瑕歸自供中念且老從我索一傳客或謂公瑕廹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史公瑕續書之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袠而志其後

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

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之後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覩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

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艦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為鬱華子在祝融為廣壽子在神農為大成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赤精子在帝嚳為錄圖子在堯為務成子在舜為尹壽子在禹為真行子在湯為錫則子在周始為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巳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為廣壽為大成後是而為隨應為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為三子何遷

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為周文王守藏史曰𤡯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傅會化人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

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為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遂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於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者絶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

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強興與之際懍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為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言而當獲譴於今之為二家者然使吾老子孔子而在以為譴哉不以為譴哉

書莊子要語後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為言幾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為録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粹乎瑩然若㲉之得鏧酥乳之得醍酪而砂礦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竒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經者病其詭彼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為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 書關尹子要語後

昔關尹子望紫氣一縷於函谷之東而知猶龍公之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必不以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剽黃老莊列之卮緒而為之屈於旨伸於辭恒也今此所屈者辭也所伸者旨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為余書者則奇已

甚矣思愈苦矣夫亦可以已矣夫

書天隠子後

天隠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隠子疑即子微所自著也注者同者見以為淺近思悟真者見以為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則所謂見其一未見其二者子微之術不過却病延年而已夫道苟不得病何必卻而年又何必延也其謂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語故精

# 書化書後

化書者觀化也凡自有而忽無自無而忽有皆化也其自有而漸無自無而漸有者亦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物以物物推天地皆自有無之際得之而修身理天下之道寓焉其旨遠其辭文其言約而中是故識者曰此非齊丘之所著而真人譚峭景升之所著也景升書成而授齊丘使行之齊丘匿而以已名焉或曰齊丘既得書忌景升而殺之或曰醉而以皮囊之沈之水為道

家者曰景升羽化者也齊丘不得而殺也宋人之傳奇至云有魚而得一皮囊藻荇封之若馱鳥卵啓而得一人齁齁熟眠醒而問漁者曰化書行乎曰行矣吾在此甚樂幸復為我縫而置諸水此傳會也夫漁者何以知化書之行夫漁者得人而復置之水寧有是理哉是書也吾以為齊丘必竄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掩為已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景升必不推

仲尼亦不必附於儒者又齊丘於觀化之際輒自稱小
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書元始上真衆仙記後

此記別標為葛洪枕中書而序辭稱於羅浮山夜半静
齋忽降一真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涬鴻濛狀若雞子
有盤古真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劫而忽生
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居玉京山宮殿凡一劫而
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其後天皇

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大帝東王公號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太真西王母太上真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職如世之有司徒丞相耳它靈真衘名往往與位業圖相出入至所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浮山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周公旦為北帝師屈原為海伯王弼為北海監皆真誥所不載却又有大可笑者洪化去在晉惠中而許暎許穆許玉斧郭景純皆生南渡

以後與洪不相及又云二許爲眞人未有掌領又似未見眞誥全文者夫好夸飾而不核古以是作僞書久而始逗露一何幸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尤著者

## 書許眞君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既爲許眞君所載而中所搆撰皆不類晉人語蓋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繼之倶以無礙之辨才發性命之宗旨一時門弟子模倣爲

之末宗骫骳之氣可掬乃至所為醉思仙歌亦托之真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猛鉛汞歌托之嚴君平龍虎歌托之陰長生破迷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雲房敲爻歌頭坏贈别方處士題王先生菴門贈喬二郎鄂渚二道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之劉海蟾鄙俚冗沓不能脫沿街鼓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呂近體清逸秀勁何嘗不渢渢唐氏本色即此

必陳上陽之流為之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書坐忘論後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為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住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空若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悞耳若徧行諸

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此皆從方寸中鍛錬一番過來故於受病處極懇至乃爾其治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眞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巳則巳必其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為末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以異也去曹溪黄蘗亦自不遠以此言忘何

云坐馳吾故曰用修似未熟其語也

書三茅真君傳後

關中王令賜紱自白光禄啓常所來携光禄手刻三茅真君仙傳伏讀之即真仙通鑑所傳而頗加詳者也真君化跡顯在名山紀之真誥與南真石函並炳烺耳目夫復何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竟成蛇足耳不佞請得而畧言之夫所謂百十二字寶號者受之天乎受之人乎受之天不過真誥所

稱而已受之人不過唐宋以後所封而已不應煩雜至此且襲北極文昌之訛漏也秦時封徹侯至少不過蜀應文信及始皇時王賁王離趙亥趙成馮毋擇而已以李斯為丞相尚不得侯而何以有長平侯偃廣信侯熹也戰國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錄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將按元年為癸丑仲君僅十五耳是歲雖下郡國舉孝廉不聞舉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

其以上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按是歲為癸丑戾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宫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設太傅也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是歲為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李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按是歲為癸卯君僅四歲耳又云游梁國為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域校尉是歲為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

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帝即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為初元元年癸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三不應上之官籍今九卿二千石有此壽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為立傳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卿年表執金吾為馮奉世無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以其飾而恣為誕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謗取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光祿小刪之何如

書桓真人昇仙記後

吾於丁卯秋中避跡弘法寺抽道藏翔字函小帙曰桓真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葢謂記內所稱西蜀華葢山李桓仙君授覲金丹大藥與飛步隱身諸訣既成而誨之俾從陶隱居為門弟子披髮跣足執鋤爲圃十二年吾當舉之上帝詔昇雲天且謂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其二好筭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

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廷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仙創待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神二門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凱如言而往果如期上升四非之説故余所甚契及後稍暇讀其全文而鄙之以其沓拖猥雜殊無六朝風氣而徧考諸藏有高道傳云桓法闓字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

下隱居忻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訃門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闓詰之曰常行默朝之道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居更欲師之法闓辭不許乃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為訪之法闓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居室謂先生陰功著矣而所脩本草以虫蟲水蛭之類為藥利在人害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授蓬萊都水監此傳乃道士賈善翔撰進成都李汝成駁之以隱居玄門董狐豈有異

人居門下而不識者又得隱居墨跡南平王所造清隱館即弟子桓法闓所居邵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闓猶存無先期上升之説而法闓受法髙弟其非執役固明甚也據賈髙撰傳謂都水監之説為門弟子女真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寘通記則周太玄從定録趙丞得之南真夫人者都不言法闓也若此上升記絶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載李桓命法闓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何得稱貞白先生蓋不知貞白為化

後所賜謚也造偽書者賴有這漏不爾令人頭眩

讀書後卷七

讀書後卷八

明 王世貞 撰

## 書張道陵傳後

天師一傳葢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傅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為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傅之者也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

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册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
遥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屬
太上固顧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為害至極而假
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
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
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
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
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

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曾子衛隗俱無所謂竒術者而况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逈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諶而秉一而菩而李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髙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名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葢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籙雖存

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真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為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即真誥雖時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 書玄風慶會錄後

長春丘真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畧叙師傳之旨戒以太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

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為首旁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元太祖性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為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説長春能呪䴵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移刺楚材疑移刺或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元至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尚書省此

恐誤

其二

後考湛然居士西征記頗稱長春之短湛然即楚材别號也此移刺者當别是一楚材

其三

丘長春道門之法嗣也其學實得之禪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敎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為宮觀或改塑三敎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

右或皆侍立後四傳而至所謂孟格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墮焚化人等經斥道士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色辰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師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僇僧人寇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為醫弟子畜毒以殺人師亦烏得無罪哉

書真仙通鑑後

麻姑壇祠記顔魯公所撰而趙道一倚之撰蔡經傳第其中所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又説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為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然則方平之得道當在盤古氏以前而及其作方平傳云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孝桓帝時主太尉陳耽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則方平之再過蔡經家百餘年事耳度其終始不過二百歲

許人而何以老於麻姑又云滄海三變為桑田也豈方平間於東漢時一出耶或别有一方平耶或過蔡經家事有之而傳方平者耳傳其名姓而不嘗見其文耶前傳言鎮青城山九仙寳室天而後云鎮崑崙亦自相牴牾

東子侯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静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武帝思之為作歌云云按此即奉車子侯也奉車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帝使從封禪太

山一夕而死帝思而歌之又語其家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案桓氏新論謂武帝惡子侯而殺之今乃以為仙去又不識奉車子侯為去病子而謂之車子侯尤可笑也

太極真人杜冲以周昭王二十七年聞文始尹先生登真乃靈宅樓玄學道康王特賜金百鎰完葺本第賜號曰樓觀聞老子在周為藏史孔子猶及問禮後始西度函谷尹先生挽之為草五千言今云昭王十七年尹先

生得道一誤也康王者昭王之祖也今云賜金百鎰完
葺本第二誤也恐係傅㑹不可信又云周穆王好尚黄
老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尤可笑彼謂穆
王時有老君觀耶又杜冲真以昭王二十七年始學道
道成而宗年二十受業焉年一百五十餘歲至厲王十
三年而上昇彼謂昭王去厲王時有百七八十歲耶楚
康王事尤誕王翦滅楚已虜其王負芻矣何得復有康
王

周義山傳是一博暢才人文字然歷引所見諸仙眞皆
傳記紀載無一創聞至所謂黄老無英白元君則又黄
庭經傳世以後語今云是漢宣元時人得道恐未可信
費長房以失符爲鬼所殺華佗以慾朗爲曹瞞所誅此
方術人也而列之仙可乎長房之得符自壺公見范曄
漢書甚詳丹臺録云壺公姓謝名元一恐附會語劉寛
不聞其有仙道特眞誥載之
路大安傳尤爲不經據大安以順帝漢安元年壬午生

至晉惠帝永康二年辛酉當為壽一百八十年矣而是時
王戎僅七十耳乃謂大安為甥而戎為舅其鹵莽一至
此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反自為相國明年正
月廢帝於金墉城四月反正改元永寧是永康無二年
也惠帝不辨菽麥人也一年之內見廢於趙王倫復辟
之後齊王冏專政帝食息不自制而何以能召大安驅
禳厲疫所謂上真授記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以大安
元年白日上昇然年號實太安非大安也此類殊不一

聊辨而志之

據眞誥陶隱居所紀許黃民原無得道不當列之仙傳也胡長仙事甚奇幻俶儻第在中宗武后朝當遠出葉靜能張果上而史於方術不載又太平廣記搜剔不遺餘力於葉法善羅公遠輩紀載甚詳而獨不及長仙何也得非有所增飾耶

許眞君除殄妖蛟及拔宅飛昇事神奇俶儻足以竦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識記都在獨晉史搜羅神

怪不滅虞初旁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鵲巢樹亦載之而傾絶真君化鴿之跡二不可曉也真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冲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司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真誥揚許所載晉室諸賢迨盡豈有長史係真君從弟而了不之齒四不可曉也陶隱居徧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真君事獨杳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先師曇陽子詩所謂五陵教主

世多不能悉而注真君傳者以東門之鎮為兖陵南門之鎮為浩陵西門之鎮為鵲陵北門之鎮為涪陵中門之鎮為泰陵以實其分野太遠而名亦創新未知其是否

王子年能預知苻堅南伐之必敗而不能守能預知姚萇之子無畧得苻登而不能知身之見殺於萇手此大謬也豈釋氏所謂還債邪將無以述讖緯談休咎為真宰所罪耶正史不言兵解恐傳者增飾之其所著拾遺記十卷蓋不待畢而知其詭於道也

項曼都者誕士也與昔所傳古强蔡京之流相表裏其曰斥仙人者人而揞目之耳而以為真仙何無識也徐啓玄為王大夫治女金英事怪甚不可言而又涉無謂得非啓玄者欲竊其女故為障眼隱形之術譸張以攝之耶

蕭子雲據南史以侯景之亂避地而卒今云還蕭山再徙居清虚館遇神人降言館之東北有都水坑水自東注可以徙居蕭又徙冢寓焉歷二紀餘一旦上帝賜玉

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吾不敢以為的然夫子雲名卿大夫也清虛館在蕭山之近隅非若地肺桃源之深阻也其家八十二口又非一人也何以居二紀而不致人主之旁求族黨之蹤跡其卒之地與歲史無異書者何也且書家者流必舉子雲以為口實寧有遷化之奇彰彰如是而一不之及意或羽客之棲止清虛者會張杜曇永之仙跡而牽引子雲以為重耳

吳道子畫蹟雖神奇然是一工師耳正史野史載其出處甚詳且明未有以為仙者而今云得神仙術周游人間玄宗聞而召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道子請用墨漿一盆潑於壁以幕覆之俄頃請上臨視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道子徐步指點巖下一小洞叩之忽開一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有佳致臣請入為陛下先遂躍而入俄頃門閉守城卒曰道子出矣上再往視所畫處乃瑩壁無復山水何齊東野人

誕謾無稽一至此也是不知吳道子之供奉明皇最久
畫蹟滿宮禁及長安寺宇也可鄙可笑一至此
許栖巖事不可知而所稱對太乙元君引黄庭老莊三
語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真人之息以踵其精甚真却似
有解悟後令道士算劈太華何神立海橋何鬼又是寐
語大約此文唐人傳奇如嵩岳嫁女南溟夫人之類
劉忠州晏所遇王十八事見太平廣記其文典其事亦
覈但以所好如此所遇復如此而位宰相領鹽鐵不思

轉首而取寵僇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嵇叔夜傳謂舜聽佞臣言而殺伶倫八人又云晉文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宮人康不肯從帝殺康於市又一齊東野人矣

司空在南北朝為三公齊明帝之世寧有司空張岊耶東昏嗣位日尋殺僇豈有容司空解官令百僚餞送事耶大抵多宋徽時緣飾以乞恩澤者種種皆此類也

玄真子隱淪之無累者也幾於道矣然所謂鋪席水上

安坐飲酒來往若飛與顔魯公作别揮手上升則正史稗官與呉興掌故俱無之可謂畫蛇之足矣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仙卿謫降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絶耶明皇月夜事一於西凉州觀燈兩游月宮而其所奉引之人曰葉法善曰羅公遠曰申元之益一事一人而所傳聞異辭耳然恐亦誣罔不足信也申元之張雲容事别有傳奇甚詳

鄭遨跡極奇然是隱逸之有至趣者也非仙也歐陽子五代史何以遺之

譚紫霄在五代時已識得莊列之旨與釋氏合豈不開士哉辭榮謝施百五十而恬然以解賢於杜光庭遠矣

黃損仕南漢時爲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二歲而歸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云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眞詩恐好事者妄傳之耳

崔偉事誕幻不足信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見

酉陽雜俎然已於舒虛寂傳見之而又皆翟天師乾祐弟子疑必有一誤

李昇傳與元白飲有絶句所謂誰能無路趣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者鍾離雲房傳亦有之謂為呂先生作當以昇傳為是

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尚未生

賀員外傳謂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去家自棄荒山遇

水部教之啗松腴年八十上下水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濰縣元祐初來見蘇子瞻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又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無有見者攷子瞻集有之詩甚佳子由亦有贈然其時有識者云仝妄人也元無識賀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絕不見子瞻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三先生皆不能斷九重還往覺

陶公微涉有意余素好博綜負才鬼之慕則陶公我師晚來殊厭射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貧子歸借希夷一枕傳五龍睡法耳

水丘子語不多而煞有至理當是得道者

王筌傳始遇一婦人乳長於臍曰我蕭三娘也按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丹藥

瘵饑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也灼然之事吾所服膺

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口而無它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傳言靈素本名靈噩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

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姦黨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皇恐乞出而已靈藴居通真宮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黄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為僭妄而疏論之上即與京掩入其室則明窓淨几別無一物京乃伏罪而至云即時致西王母降於其室則又誕也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子致但請

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䟽云臣初奉上帝命為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兵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宫天眷不能保守因乞骸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全臺攻之靈素即日封閉賜物携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宫於温州居之明年八月朔携奏數札温守上於朝授弟子張如晦偈而化去先於郭外相墓令於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

色氣候葢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戸實封三千戸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

謝封為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為尚書左僕射趙鼎

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不知

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皇甫坦即甞為淳熈定光宗后者淳熈晚見閤椒風遏

之至死所謂皇甫誤我即此人也此公故有道術然傳

不過據碑誌諛墓之辭耳陸務觀西游録甞過其居時

有軒輊語

姚平仲朱仙事大有紀之者絕類鍾離雲房若此夜功

成即不終褁馬革亦當於通侯甲第五慾甕中淹殺蘇養直事蓋别有紀之者非趙所張飾第嘗見一小説忘其名云蘇晚年病殆得丹藥以起與洪慶善云云後竟以老病終亦無所為元日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馳而立化事也養直少有文行眉山長公嘗為作研銘太陽太陰女几諸仙此稍晦其辭耳列仙傳記之益容成素女之術也如楞嚴經所稱堅固而不休息者天地間自有此理亦自有此事第不可為訓耳

鉤弋夫人奇女也為武帝所識孕十四月而產昭帝燕齊方伎之餘士尚好言之若以為仙則夢囈耳

傳以麻姑為王方平妹尤可笑此事惟顏魯公所撰壇記一見之何嘗有兄弟語

紫素元君傳所載任生事疑即傳奇所稱封生也韓太華為韓安國妹貳師將軍之婦得道在易遷宮中若貳師婦則以巫蠱僇矣意化不在事後耶安國老死者三十年而貳師始貴當是最稚妹耳

王進賢傳尚書令衍之小女為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掠得之渡孟津欲亂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而胡羌小虜敢干我乎即投河死其婢田六出亦不屈投河死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得度居華陽易遷宫真誥記之甚詳按本傳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其死節同特死水死刃小異耳惠風以抗劉曜得死而父衍以勸石勒即位亦得死死等耳不有愧其女乎

徐仙姑傳僕射之才女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游江湖間寓止寺院有惡少數輩欲以刃制而辱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臥遽撤燭焉衆大喜欲趨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所至神明畏敬亡敢以非意干者愚謂毋論姑得仙道即之才有女能如此真所謂淤泥中蓮花也第不知少時何以過活花姑為女道士黃靈

微也行止亦相類

李騰空乃李林甫女人以為疑不知林甫亦謫仙也而况其女乎大抵宰官貴臣多夙生有來歷者要在籍失之耳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陳上陽者名致虛元人也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烝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鼎器一

章所謂偃月鑪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狎侮聖言以為其罪不減調達善星於悟真篇後已詳言之邇來江陵宜黄尚遭毒手不知二大夫下泥犂阿鼻時亦與此老革相見否

書李素菴中和集後

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内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黄庭參同悟真之類皆指以為傍門小道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啓法融南嶽醒

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肚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強力飲噉兼人旁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猪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



讀書後卷八